



■ 張承志

無助的異類的親戚

—— 評王小強《文明衝突的背後》

30年前犧牲在美洲貧瘠山林的切·格瓦拉，由於被認為是唯一沒有異化的革命者，也因其浪漫行徑與英俊相貌，受到多方面的注目，甚至血統都被人們留意。他生前對此做過有趣的回答。一次是回答一位住在卡薩布蘭卡的格瓦拉夫人，一次是寫給自己的孩子。對那位與他同姓的夫人，他寫了這樣一段話：

老實說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先曾經藏在哪個角落。他們早就一貧如洗地離開了原籍，來到了這裡。我不認為你和我近親。但是有一個血統的記號：每逢世界上橫行不義的時候，你若是憤慨得發抖，那麼你就是我的親戚。……

在給孩子們的遺書中他又重複過這些話。那麼這就不

是隨意閒談，而是他刻意留下的思想。不知為什麼，讀著王小強新著《文明衝突的背後》一書，腦海裡總是浮起這些話。當我想為這部書寫點什麼的時候，開了頭便感到話已說盡。因為事情是那麼明白，其實不用添足解釋。

檢討蘇聯東歐解體以來、由伊斯蘭世界擔當的抗擊帝國主義擴張的現象，是一種警世的分析。同時，平等地面對長期被誤解的、被漫畫為一群乘駝之徒的穆斯林體系；分析出其中豐富的文明因素和社會主義傾向的工作，也許是當代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思潮中、進步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貢獻。雖然沒有喧囂，一個趨勢正悄悄形成。一切不願放棄初衷的人，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、資本秩序全球化的批判者、被強大的帝國主義壓迫年深日久的小國，都向著穆斯林世界轉過臉來，帶著驚喜、敬佩、和琢磨的神情。

然而這樣的思路，對於穆斯林反倒是新鮮的。他們或是底層眾生奔波於生計，或是沉溺於自我夜郎自大，幾乎絲毫沒有意識到——自己還扮演著社會主義繼承人和資本主義批判者的角色；在蘇東陣營土崩瓦解之後，他們舉著的襤褸綠旗，居然標誌著反帝營壘的前線。

王小強著作的第一個意義，是它能幫助穆斯林讀者擺脫盲目，認識自己的位置。

歷史同樣可供啟發。

對史前古代的遠溯，已經不能成為說服西方的道德勸誡了。沒有人願意聽：是西亞的大小麥、是黃河的粟黍和長江的水稻、還有中美洲的玉米——這諸大文明的水源灌溉出

了今天的富足。列強牢記的只是徹底消滅東方的強盛基因，他們記著東方對西方的文化優勢，記著東方曾經沿地中海與西方的爭雄。

中國的媚洋，正因其從未有過對西方的勝利。一度給西方以談虎色變的教訓和永遠的心理壓力、甚至在一個時代使西方在文化上亦步亦趨的，並非中國，而是另一個異類的世界——前有先知締造的阿拉伯，後有奧斯曼土耳其。隨著古代的落幕，西方列強便奉侵略與殖民的主義以行霸道。而就連穆斯林世界也未必意識到：由於他們的失敗，東方被撕去了屏障，隨後開始的殖民主義的世紀，至今仍未完結。

事情演變至今，已是一場狼和羊的文明衝突。出於兇險的心理，趕盡殺絕正未有窮期。諸如反恐安全，不過是欲加之罪的笨拙託詞。威脅的手段開始粉墨登場：逼迫下的一方「自肅」、威脅下的武器核查、都毫無恥意地成為日常茶飯。像野蠻和史前時代一樣，今日的戰爭定義是掠奪財富。兼之媒體的幫兇，多數人的沉默，世界的新秩序建立起來了，只是呈著一副兇相。

王小強著作的第二個意義，是它捅破了新衣，直言道出了現實的本相。

我想，穆斯林的讀者會感激王小強的工作。因為對他們來說，天下大勢其實一目了然，美國的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；但他們覺得世界在「看殺」穆斯林的苦難，在孤軍苦戰中他們傷感和易怒。是的，最恐怖的乃是正義的緘默，最可悲的是公眾對不義橫行的承認，最使人絕望的——是人對正義的放棄和不信任。王小強的這本書告訴他們不必那麼

悲觀，正義並沒有死，它廣泛存在於這無情世界，存在於穆斯林的內外。

這種親近感也會促進穆斯林的思考。因為這本書的很多細節，都值得穆斯林讀者吟味。包括它獨特的、未必完全贊同——鏖戰於前沿的穆斯林全部觀點的獨立態度。強求他人接受自己的全部觀點和話語，不僅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應該成為一種禁忌。在渴望他人尊重的同時，必須實踐對他人立場的尊重。以己之矛，攻己之盾，抗爭新十字軍、包括幫兇的媒體與智識階級的鬥爭，一定也是一場蕩滌自己的革命。

如所有著作一樣，王小強此書依然有一些瑕疵。敘述和引證，還存在若干失實和不妥；用語選擇的調侃口吻，也以節制為佳。由於這是針對伊斯蘭的發言，而伊斯蘭信仰乃是第三世界穆斯林心中的、不能退卻的最後底線，差之毫釐便易招致相悖的後果，所以字句都要斟酌慎重。

前不久媒體在紀念美國作家蘇珊·桑塔格的逝世，我因此讀了一些她的書摘發言，也作文議論了「左派的傲慢」。她尖銳地指出美國在阿布格萊布的虐待是「施刑」，但她對阿富汗、伊拉克的輕率用語，同樣也令尊敬她的讀者瞠目。有時她毫不在意也抽向淋漓傷口一記鞭子，沒有意識到那也是一種小小的施刑。

所以，有了注視的視角也許還不夠，或許我們今天該堅決一些地站到某一個位置上。如同當年插隊當農民、後來回城後又常常沉思的一樣——是某種與民眾站得最近的位置。那是一種緊緊地貼近著民眾但卻很難對人解釋的感覺。不同於知識分子的流行方式，王小強在獨自的路上獲得了難得的視角。我雖然主觀地盼他獨木橋上再進一步——但成熟

的他用不著我的勸誘。

伊斯蘭 (Al-islam) 一語的含義，即和平，不僅是這種信仰的名稱也是它的目的。在 21 世紀出人意料地如此開幕以來，穆斯林一面吟味著自己的本來初衷，一面眺望著路上，想看見能與之將心比心的朋友。無疑他們已經深深感到了：積重難返的痼疾病灶，是今日災難的一半原因。他們中愈來愈多的人達到了一點共同的認識：若想粉碎新的帝國主義和新十字軍的圍剿，首先要清除自身的缺點和污穢——這一內部的革命，也包括批判無視他者的僵化教條主義。如魯迅的比喻：生逢亂世的、穆斯林的良知，必須「橫站著身子」側姿戰鬥。在這樣的境遇下他們追求誼友之交，那種身旁有人嚴厲駁難但又推心置腹的幻想，是非常溫暖的。如果在抗爭的路上他們能獲得多數人的同行，如果他們能獲得救助也伸出援手，那麼他們走上的，其實就是 Tarigat Allah，「真主的道路」。

長久以來，人們都以為 E·薩依德是個穆斯林。因為他是殖民主義東方話語體系的克星、是巴勒斯坦人民主權的辯護者——是第三世界的理論旗手。而事實上薩依德雖出生在耶路撒冷，卻並非出生在穆斯林家庭。不是血統的動機、是凜然大義使他畢生為異類、包括為穆斯林世界呼籲與闡釋。他是一個高尚的靈魂，既掃蕩著狹隘的民族主義，更討伐著橫行的霸權主義。每當我獨自咀嚼其中意味，都陷入強烈的激動。

這樣就還要回到格瓦拉。數十年過去了，只能承認，還是格瓦拉的語言最傳神。他說：他一族的血統記號，是每

逢出現不義就憤慨得發抖——在某種意義上，格瓦拉的話是薩依德的先導。確實，民族和親戚，就應該如此劃分。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為什麼經久不衰，他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——留意著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。

其實這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只是由於精英們都選擇了不吃虧的陽關大路，所以實踐它，需要罕見的學識和勇氣。在河這邊，人們早就放棄了幻想和等待，已經很難看見誰還在翹首盼望。這時路上出現了人影——也許我看花了眼，但這確是王小強新著給人的印象。對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，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悅。那個影子的背後會有更多的人跟上來麼人們彼此問著，心裡又點燃了希望。